



東漢文鑑卷之十四

桓帝朝

政論

崔寔

本傳明於政體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仲長統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皇

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及繼體之

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所

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寢衰而

不改習亂安危快不自覩快他沒反或若耽嗜慾不恤

萬機或耳蔽箴誨僞忽真或猶豫岐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跡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日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垢惡也風俗彫敝人庶巧偽百姓鬻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廼理哉期於補綻決壞枝柱邪傾旋直反社陟社陟反隨形裁割要指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彊人以不能肯急切而慕所聞也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是以受命之君每輒

創制中興之主亦臣時失昔盤庚愍殷遷都易民周穆有闕甫侯正刑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辨合聖德輒見倚奪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况可慮始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違者或稱名妒能恥策非已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無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賈生之所以排於絳灌屈子之所以德其幽憤者也文帝時賈誼嘗請更定律令列侯就國而周勃灌嬰等人之出原為楚王三閭大夫上官靳尚妒其能真愁憤滿原遂作離騷經也夫以文帝之明賈生之賢而有此患况其餘哉故宜量力度德春秋之義左傳曰

鄭不度德八世謂今既不能純法八世故宜參以霸政三皇五

帝也霸政謂齊桓晉文公也霸政則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者法術

以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孝宣皇帝明於

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

內清肅天下密如密靜筭計見效優於孝元及元帝節

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墮音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福

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十齊桓懿晉

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羨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

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

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

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

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為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

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

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

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危運之會自數世以

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達來其銜四牡橫奔皇路

險傾方將拑巨炎勒韃鞞以救之豈暇鳴和鸞請節奏

哉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

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答

二百當斬左趾者答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

殞其命咎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廼下詔曰咎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民廼定律減咎輕種自是之後咎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廼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必欲行若言當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帝而式三王也式法盪亡奏之俗遵先聖之風棄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然後選稷契為佐伊呂為輔樂作而鳳凰儀擊石而百獸舞若不然而則多為累而已

論賞功立后

李雲

本傳延熹二年梁冀誅而中常侍單超等五人以功封侯專權選舉又立掖庭民女毫氏為皇后后家封者四人地數震裂衆灾頻降雲乃露布上書移副三府云云露布謂不封并以前本上三公也

臣聞皇后天下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古是來備不得其人則地動搖宮比年災異可謂多矣高祖受命至今三百六十四歲君期一周當有黃精代見姓陳項虞田許氏不可令此人君太尉太傅典兵之官黃精謂魏氏將與也陳項虞田並舜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後舜士德亦尚黃也罪行誅猶召家臣搃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

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尺一之板謂詔策也是帝欲不諱乎

帝得奏震怒逮雲劔戟送黃門北寺獄弘農五官掾

杜衆上書願與雲同日死拜下廷尉陳蕃楊秉竝上

疏救雲帝恚甚有司奏以為大不敬蕃秉免歸田里

雲衆皆死獄中

論宦官女寵

劉瑜

本傳延熹八年楊秉舉瑜賢良方正及到京師上書陳事云云於是特詔召瑜問災咎之

微瑜悉心以對八千餘言帝竟不能用

臣瑜自念東國鄙陋得以豐沛枝胤被蒙復除故太尉

楊秉知臣竊闕典籍猥見顯舉誠冀臣愚直有補萬一

而秉忠謨不遂命先朝露臣在下土聽聞歌謠驕臣虐

政之事遠近嗷嗷之音竊為辛楚泣血漣如幸得引錄

備答聖問泄寫至情不敢庸回誠願陛下且以須臾之

慮覽今往之事人何為咨嗟天曷為動變今中官邪孽

比有裂土皆競立胤嗣繼體傳爵或乞子踈屬或買兒

市道殆乖開國家之義古者天子一娶神生長六疾陰陽

風雨晦明此國之費也生之傷也詩云五日為期六日

不也詹也怨曠作歌仲尼所錄况從幼至長幽藏歿身

又常侍黃門亦廣妻娶怨毒之氣結成妖青惟陛下設

置七臣以廣諫道及開東序金勝史官之書爾雅曰東

西廂謂之

序滕也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正致和平德感祥風
矣臣恹恹推情言不足採懼以觸忤征營懼悖

諷王暢用刑太深

張敞

世錫傳拜南陽太守帝御貴戚暢深疾之更為設法受臧二十萬以上不自首實者盡入財物若其隱伏發至伐樹埋井夷竈豪右大震功曹張敞奏記諫云云暢深納之

五教在寬著之經典湯云三百八方歸仁武王入殷先

云炮烙之刑刑高祖鑒秦唯定三章之法孝文皇帝

感一緹紫蠲除肉刑卓茂文翁召父之徒皆疾惡嚴刻

齊宗溫厚仁賢之政流聞後世夫明哲之君網漏吞舟

亡魚然後三光明於上人物悅於下愚以為懇之用刑

不如行恩孳孳求效未若禮賢舜舉皋陶不仁者遠陸

會為政晉盜奔秦左傳虜芮入境讓心自生文王化人

在德不在用刑

釋誨

蔡邕

本傳時五侯擅恣邕閉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客難及楊雄班固崔駰之徒設疑以自通乃斟酌群言躡其是而矯其非作釋誨以戒厲云爾

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華顛白首也胡蓋聞聖

人之大寶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然則有位斯貴

有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之術仲

尼設執鞭之言摯伊尹之名也甯子有清商之歌甯戚欲干齊桓公乃擊牛

角而百里有豢牛之事百里奚虞大夫也自鬻於秦衣褐食牛夫如是則
 聖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秉醇和
 之靈覃思典籍韞積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沉精重
 淵抗志高冥包括無外綜析無形其已久矣魯不能拔
 萃出群揚芳飛文登天庭序彝倫埽六合之穢庶清宇
 宙之埃連光芒於白日屬炎氣於景雲時逝歲暮默而
 無聞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知崇
 英逸偉不墜於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羨者荷榮
 祿而蒙賜盍亦回塗平聲至俛仰取容輯當世之利定
 不拔之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今蹤夫獨未之思

邪何為守彼而不通此胡老傲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

觀曖昧之利而忘明哲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

敗者已公子謬所六反爾歛袂而興曰胡為其然也胡老

曰居吾將釋汝居猶坐也昔自太極君臣始基有義皇之洪

寧唐虞之至時三代之隆亦有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撫

之于斯已降天網縱人絃弛王塗壞太極阨君臣士崩

上下瓦解智者騁詐辯者馳說武夫奮略戰士講銳電

駭風馳霧散雲披變詐乖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縮

萬金秦昭王資頓弱萬金求游韓魏連衡者六印磊落

張儀合從者駢組流離蘇秦隆貴翕習積富無崖據巧蹈機

以忘其危矣華離帶而菱條去幹而枯女冶容而淫士
背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牙速

速方較夫夫是加天殺也小雅云云欲豐其屋乃蔀其家豐卦蔀覆

也屋厚覆閭之甚音部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石門守晨語曰

宿於石門晨門曰沮溺耦耕語曰長沮桀顏歎抱璞齊

奚自曰自孔氏王謂顏歎曰願先生與寡人游遠瓊保生玉也齊人歸

歎辭曰玉生於山制則毀焉樂孔子斯征齊人饋女雍渠驂逝而遺輕衛靈公與

宦者雍渠驂乘孔子夫豈傲主而背國乎道不可以傾也

且我聞之曰南風至則黃鍾應融風動而魚上冰寒賓

統則微陰萌兼葭蒼而白露凝寒暑相推陰陽代興運

極則化理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之洪烈盛四海之殘

災皇道惟融帝歆丕顯檢六合之群品濟之乎雍熙濟

濟多士端委縉紕丁鴻漸盈階振鷺充庭譬猶鍾山

之玉泗濱之石累珪璧不為之盈採淳磬不為之索鍾山

多玉泗水多石喻漢多賢人也夫世臣門子贊御之族猶待天隆其祐

主豐其祿其取進也順傾轉圓不足以喻其便浚浚放

礙不足以况其易粲乎煌煌莫非華榮騁駑駘於脩路

慕騏驥而增驅卑俯乎外戚之門氣助乎近貴之譽榮

顯未副從而顛踣步北反又音赴前車已覆襲軌而騫曾不鑒

禍以知畏懼子惟悼哉害昔其若是且用之則行聖訓

也舍之則藏至順也夫九河盈溢非一凶所防帶甲百
萬非一勇所抗今子責匹夫以清宇宙庸可以水旱而

累堯湯乎懼煙炎音之毀燔子廉何光芒之敢揚哉煙

火之微細者言常懼微細以致毀滅是以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

知冰踐露知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虛取諸夫

紀樂天知命持神任已群車方奔乎險路安能與之齊

軌思危難而自豫故在賤而不恥方將騁馳乎典籍之

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槃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墨

而與為交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所有若

乃丁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閭闔闔乘天衢擁華蓋而

奉皇樞納玄策於聖德宣太平於中區計合謀從已之

圖也勲績不立予之幸也龜鳳山翳霧露不除踊躍草

萊祗見其愚不我知者將謂之迂脩業思真棄此焉如

靜以俟命不數不渝百歲之後歸乎其居幸其獲捕天

所誘也宰漫而已罪已咎也昔伯翳綜聲於鳥語鳧虛

辯音於鳴牛董父受氏於豢龍奚仲供德於衛軸倕氏

興政於巧工造父登御於駢騮非子享土於善圉狼曠

取右於禽囚弓父畢精於筋角飲非明勇於赴流壽王

創基於格五東方要幸於談優東方朔以善談上官效

力於執蓋上官桀後上其泉大風弘全據相於運籌隸

解蓋授桀蓋常屬車

以能心計為侍中僕不能參跡於若人故抱璞而優游於是公

子仰首降階文六反况音尼而避胡老乃揚衡含笑接琴

而歌衛眉目也歌曰練余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

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由生

踔切敢反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

論暴政致災

襄楷

率傳指善天文陰陽之術時宦官專朝政刑暴濫又比夫皇子災異九數延熹九年潛自

家請闕上疏云云書奏不省

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堯舜雖聖必歷象日月星

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百年之壽為萬世之法編見去

歲五月熒惑入太微犯帝座出端門不軌常道其閏月

庚辰太白入房犯心小星震動中耀中耀天王也傍小

星天王子也前七年十二月熒惑與歲星俱入軒轅而

鄧皇后誅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女姦邪而

陛下受闡豎之譖乃遠加考逮臣聞殺無罪誅賢者禍

及三世自陛下即位以來頻行誅伐梁寇孫鄧竝見族

滅梁真冠榮孫李雲上書明王所不當諱杜眾乞死諒

以感悟聖朝而并被殘戮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

刑太深如今者也魂神寃結無所歸訴淫厲疠疫自此

而起昔文王一妻誕致十子今宮女數十未聞慶育宜

脩德省刑以廣螽斯之祿又七年六月河內有龍死扶
風有星隕為石聲聞三郡昔秦之將衰華山神操壁以
授鄭客曰今年祖龍死謂始皇也始皇逃之死於沙丘王莽
天鳳二年訛言黃山宮有死龍之異後漢誅莽光武復
興虛言猶然况於實邪夫星辰麗天猶萬國之附王者
也下將畔上故星亦畔夫石者安類墜者失執春秋五
五隕宋其後襄公為楚所執秦之亡也石隕東郡今隕
扶風不有大喪必有畔逆案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
河清及學門自壞者也臣以為河者諸侯位也清者為
陽濁者為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為陽諸侯欲為帝
也大學天子教化之宮其門無故自壞言文德將喪於
化廢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袂
人厲疫三者竝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
子書之以為異也臣聞布穀鳴於孟夏蟋蟀吟於始秋
物有微而志信人有賤而言忠臣雖至賤誠願賜清間
極盡所言

再論宦官

襄楷

同前後十餘日
復上書云云

臣伏見太白北入數日復出東方其占當有大兵中國
弱四夷疆臣又推步災惑今當出而潛必有陰謀皆由

獄多寃結忠臣被戮德星所以又守執法亦為此也

德星陛下宜承天意理寃獄為劉瓚成瑁除罪追錄李

雲社衆等子孫臣又聞之得王所好自非正道神為生

虐故周衰諸侯以力征相尚於是夏育申休宋萬彭生

任鄙之徒生並多力殷紂好色妲己是出棄公好龍真

龍游迹今黃門常侍天刑之人陛下愛待兼倍當寵繼

嗣未兆豈不為此又臣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浮屠謂佛也

此道清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慾去奢或言老子入

夷狄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情之至

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眴之其

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媵女豔婦極天下之麗

肥飲羨單天下之味柰何欲如黃老乎

書上即召詣尚書問狀措曰臣聞古者本無宦臣武

帝末春秋高數游後宮始置之耳後補見任至於順

帝遂益繁熾今陛下爵之十倍於前至今無繼嗣者

豈獨好之而使之然乎尚書承旨奏曰宦者非近世

所置漢初張澤為大謁者佐絳侯誅諸呂孝文使趙

談參乘而子孫昌盛措造合私意誣上周事請下司

隸收送洛陽獄帝以措言皆天文恒象之數故不誅

猶司寇論刑

救第五種

臧旻

出種傳種為兗州刺史太山城叔孫無忌師其黨三千餘人降單超以事陷種坐徙朔方門下掾孫武追種於太原格殺送吏種匿於閭甄氏數年徐州從事臧旻上書訟之云云

臣聞士有忍死之辱必有就事之計故李布屈節於朱家管仲錯行於召忽此二臣以可死而不死者非愛身於須臾貪命於苟活隱其智力顧其權略庶幸逢時有所為耳卒遭高帝之成業齊桓之興伯遺其亡逃之行赦其射鉤之讎勲放傳於百世君臣載於篇籍假令二主紀過於織介則此二臣同死於大馬沉名於溝壑當

何由得中其補過之功乎伏見故兖州刺史第五種鄉曲無苞苴之嫌步朝堂無擇言之闕天性疾惡公方不曲故論者說清高以種為上序直士以種為首春秋之義選人所長棄其所短錄其小善除其大過種所坐以盜賊公負筋力未就罪至微徒非有大惡昔虞舜事親大杖則走故種逃亡苟全性命真有未家之路以顯季布之會願陛下無遺須臾之恩令種有持忠入地之恨

上書陳情

寇榮

本傳為侍中矜累少與以此見害於權寵而從兄子尚帝妹帝又甥其從孫女於後宮左

右益惡之延熹中遂陷以罪辟乃自
下命中上書云云帝愈怒遂味榮

臣聞天地之於萬物也好生帝王之於萬人也慈愛陛下統天理物為萬國覆作人父母先慈愛後威武先寬容後刑辟自生齒以上減蒙德澤而臣兄弟獨以無辜為專權之臣所見批抵抵擊也青蠅之人所共構會以臣婚姻王室謂臣將撫其背奪其位退其身受其執於是遂作飛章以被於臣欲使隳萬仞之阨踐必死之地今陛下忽慈母之仁發投杼之怒曾參事尚書背繩墨案空劾不復質確其過質正也虞於嚴棘之下今殘酷容媚之吏無折中處平之心不顧無辜之害而興虛誣之誅

欲使嚴朝必加濫罰是以不敢觸突天威而自竄山林以俟陛下發神聖之聽拒讒慝之謗絕邪之言不意滯怒不為春夏息嚴文剋剝痛於霜雪張羅海內設置萬里逐臣者窮人迹追臣者極車軌雖楚購伍員漢求李布無以過也臣遇罰以來三赦再贖而陛下疾臣愈深有司咎臣甫力止則見掃滅行則為亡虜苟生則為窮人極死則為冤鬼天廣而無以自覆地厚而無以自載如臣犯元惡大慙足以陳於原野備刀鋸陛下當班布臣之所坐以解衆論之疑臣思入國門坐於肺石之上使三槐九棘平臣之罪而闔闔九重陷穿步設舉趾觸

不置音免也動行絳羅網無緣至萬乘之前求無見信
 之期矣臣聞勇者不逃死智者不重困固不為明朝惜
 垂盡之命願赴湘沅之波從屈原之悲沉江湖之流弔
 子胥之哀悲夫父生亦復何聊蓋忠臣殺身以解君怒
 孝子殞命以寧親怨故大舜不避塗廩浚井之難申生
 不辭姬氏讒邪之謗臣敢忘斯義不自斃以解明朝之
 忿哉乞以身塞重責願陛下勾兄弟死命使臣一門頗
 有遺類以崇陛下寬饒之惠先死陳情臨章涕泣泣血
 漣如

論親喪尚主宮女

荀爽

本傳延熹九年趙典舉爽至孝拜郎中對策陳便宜云云奏聞即棄官去

夫喪親盡孝之終也今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喪不
 得即出殆非所以增崇孝道也往者孝文勞謙行過乎
 儉故有遺詔以日易月此當世之宜不可貫之萬世今
 公卿群寮皆政教所瞻而父母之喪不得奔赴昔丞相
 翟方進不敢踰制至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夫失禮之
 源自上而始天下通喪可如舊禮夫婦人倫之始王化
 之端堯典曰發降二女於媯汭嬪于虞降者下也嬪者
 婦也言雖堯帝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下修勤婦道易
 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

今漢承秦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唱之義宜改尚主之制以稱乾坤之性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之源也人能狂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情廢禮者則禍殃之衆禮之中婚禮為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陽性純而能施陰禮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瑤臺傾宮陳妾數百陽竭於上陰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難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是其明戒臣竊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侍使復在其外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文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于丙臣愚以為諸非禮聘未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一曰通怨曠和陰陽二曰省財用實府藏三曰修禮制綏眉壽四曰配陽施祈螽斯五曰寬役賦安黎民此誠國家之弘利天人之大福也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王食凡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也宜略依古禮尊卑之差董仲舒制度之別嚴篤有司必行其命此則禁亂善俗足用之要

東漢文鑑卷之十四終

東漢文鑑卷之十五

桓帝朝

論弭盜在擇守令

陳蕃

本傳時零陵桂陽山賊為害公卿議討之蕃
上疏駁之曰云云以此作左右出為豫章太
守

昔高祖創業萬邦息有撫養百姓同之赤子今二郡之
民亦陛下之赤子也致令赤子為害豈非所在貪虐使
其然乎宜嚴勅三府隱覈牧守令長其有在政失和侵
慕百姓者即便舉奏更選清賢奉公之人能班宣法令
情在愛惠者可不勞王師而群盜弭息矣又三署郎吏

二千餘人三府掾屬過限未除但當擇善而授之簡惡而去之豈煩一切之詔以長請屬之路乎

論封賞濫內寵盛

陳蕃

本傳蕃遷光祿勳時封賞踰制內寵熾盛蕃上疏諫云云帝頗納其言出宮女五百餘人但賜雋關內侯萬世南御侯

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為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為今臣蒙恩聖朝備位九列見非不諫則容悅也夫諸侯上象四七二十宿垂耀在天下惡分土藩屏上國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書令黃雋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掾用不成民胤

不康又比年收斂十傷五六萬人飢寒不聊生活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鄙諺言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是以傾宮嫁而天下化武王伐紂不歸傾宮之愛於諸侯楚女悲而西宮災為齊桓所齊以齊廢為媼楚女廢居西宮也且聚而不御必生憂悲之感以

諫幸廣城校獵

陳蕃

本傳延熹六年車駕幸廣城校獵蕃上疏諫云云帝不納

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以敦孝敬如或違此則為肆縱故臯陶戒舜無教逸

遊周公戒成王無樂于遊田况德不及二主者乎夫安
平之時尚宜有節况當今之世有三空之危哉田野空
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兵戎未戢曰方離散是陛
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耀武騁心輿
馬之觀乎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為諫百姓
惡聞旌旗輿馬之音景公為之不行周穆王欲肆車轍
馬跡祭公謀父為誦祈招之詩以止其心誠惡逸遊之
害人也

論宦官陷害忠賢

陳蕃

出本傳延熹八年時小黄門趙津南陽大滑張汜妻

執犯法二郡太守劉瓚成瑨考案之宦官怨恚有司
承旨奏瓚瑨當棄市又山陽太守翟超沒入中常侍
侯覽財產東海相黃浮誅殺下邳令徐宣竝坐髡鉗
蕃乃上疏云云帝得奏愈怒竟無所納宦官由此疾
蕃瓚瑨皆死獄中

齊桓脩霸務為內政

國語管仲曰君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可以隱令可以寄政公曰

隱令寄政若何對曰

春秋於魯小惡必書宜先自整勅

後以及人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

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日踈內患

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夫位

言桓帝以羣臣即位

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尚恥愧失其先業况乃產廉
 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已不當
 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五侯謂胤
五人與翼天啓聖意收戮之天下之議翼當小平明鑒
同時誅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翦結小黃門趙津大
 猾張汜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瓚南陽
 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
 乎去惡至於陛下有何悄悄悄悄恚也而小人道長營惑
 聖聽遂使天威爲之發怒如加刑譴已爲過甚况乃重
 罰令伏歐刃乎

極陳李膺黨事

陳蕃

本傳延熹九年李膺以黨事下獄考實蕃
因上疏極諫云云帝諱其言切遂策免之

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

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關龍逢桀臣王

二人皆由此言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同體相須共成

美惡者也前書曰君爲元首臣爲股伏見前司隸校尉

李膺太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黠死心社稷以

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

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阮儒何以爲異昔武王

克殷表閭封墓史紀武王克殷命畢公表今陛下臨政

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

詩小雅曰巧言如簧簧笙簧也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

吉凶之效存乎識善成敗之機在於察言人君者攝天

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

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況免無罪於獄死無

辜於是乎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

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焉說苑曰禹見罪人下

夫罪人不順故使殺焉君王何為痛之至此也禹曰堯

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今寡人為君也百姓各自

以其心是以痛之書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左傳又責

徐炎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而宮女

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

去公室政在大夫論語之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

年間無復災青者天所棄也夫之為漢恨恨無已恨恨

也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脩德臣位列

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錄使

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穀梁傳曰公會齊侯于

曾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

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也

辯和同論

劉梁

本傳

夫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為害有惡而為

美其故何乎蓋明智之所得闇偽之所失也是以君子
 之於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以義焉得由和興失由同
 起故以可濟否謂之和好惡不殊謂之同春秋傳曰和
 如羹焉酸苦以劑其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同如水焉
 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是以君
 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以救過為正以匡惡為忠
 昔楚恭王有疾曰不穀不德失先君之緒覆楚國之師
 若以宗廟之靈得保首領以歿請為靈若厲亂而不損
 曰驪大夫許諾及其卒也子囊曰名不然夫事君者
 從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有是寵也而知

其過可不謂恭乎

既過能改曰恭

此違而得道者也及靈王驕

淫芊尹申亥從王之欲以殯於乾谿殉之二女此順而

失義者也

王繼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也

鄢陵之役晉楚對戰陽穀

獻酒子反以斃此愛而害之者也

楚恭王與晉戰司馬子反嘗酒醉卧王大

也疾毒滋厚石猶生我此惡而為美者也疾疾孔子曰

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

而不順施而不恕矣蓋善其知義譏其違道也夫知而

違之偽也不知而失之闇也闇與偽焉其患一也故君

子之行動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病進退周旋唯

子之行動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病進退周旋唯

道是務苟失其道則兄弟不阿苟得其義雖仇讎不廢
故解孤蒙和奚之薦晉初奚請老晉侯問二叔被周公

之害勃鞞以逆文為成晉寺人披獻公使伐重耳暫其

初逆文公傳瑕以順厲為敗傳瑕曰苟舍我請納子

厲公赦之殺鄭子而管蘇以增忤取進申侯以愛從見

退楚恭王疾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孔吾死之後考

之以義也故曰不在逆順以義為斷不在憎愛以道為

貴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考義之謂也

仁孝論

延篤

本傳篤免歸教授家巷時人或疑仁孝前後之證乃論之云云

觀夫仁孝之辯紛然異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據可謂篤

論矣夫人二致同源總率百行二致仁非復銖兩輕重

必定前後之數也而如欲分其大較較猶體而名之則

孝在事親仁施品物施物則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於

已歸已則事寡濟時則功多推此以言仁則遠矣然物

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隱而章近取諸身則耳有聽受之

用目有察見之明足有致遠之勞手有飾衛之功功雖

顯外本之者心也遠取諸物草木之生始於萌芽終於

彌蔓枝葉扶踈榮華紛縟未雖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

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本根也聖人知

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
 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然體大難備物
 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兩兼者也如必對其優劣則
 仁以枝葉扶疏為大孝以心體本根為先可無訟也或
 謂先孝後仁非仲尼序回參之意語參也魯回也其庶乎蓋以為
 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者則互以為稱虞舜顏回是也
 舜回或仁或孝隨其所稱若偏而體之則各有其目公劉曾參是也
 公劉以仁絕德曾參以孝稱賢夫曾閔以孝悌為至德管仲以九合
 為仁功未有論德不先回參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
 各從其稱者也

止李文德薦素

延篤

本傳李文德引善於篤謂公卿曰延叔堅有
 王佐之才奈何屈千里之足乎欲令引進之
 篤聞乃為書止父德
 云云後遭黨禁網

夫道之將廢命也流聞乃欲相與求還東觀來命雖篤
 所未敢當吾嘗昧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義文之易
 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消搖內
 階詠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間而作洋洋乎其盈耳也煥
 爛兮其溢目也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
 天之為蓋地之為輿不知世之有人已之有軀也漸離
 擊筑傍若無人高漸離燕人志鳳讀書不知暴雨見逸民傳方之

於吾未足况也且吾自東脩以來年十五也為人臣不陷於不忠為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黷從此而歿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慙赧反女板如此而以不善止者恐如教羿射者也慎勿迷其本棄其生也

奮志平羌

皇甫規

本傳延熹四年叛羌零吾等寇鈔關中規素悉羌事志自奮效乃上疏云

臣生長邠岐年五十有九昔為郡吏再更叛羌豫壽其事有誤中之言臣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執佐助諸軍臣窮居孤危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年矣自烏鼠至于東岱其病一

也

言郡守不加緩撫其病同也烏鼠山在渭州東岱收孫無忌反處也

力求猛敵不如清

平勤明吳孫未若奉法前變未遠臣誠戚之是以越職盡其臣區

至冬羌遂大合朝廷為憂三公舉規為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破之諸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東羌遂乞降涼州復通

自訟平羌報怨

皇甫規

本傳先是安定太守孫雋受取狼籍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多殺降羌涼州刺史郭閑漢陽太守趙熹老弱而皆倚侍權貴規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

羌人聞之翕然反善規出身數年擁衆立功還督鄉里既無它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宦官不與交通中外竝怨遂共誣規貨賂群羌令其文降以文簿虛降非真心也天子璽書誚讓相屬規懼上疏自訟云云

四年之秋戎醜蠢矣延熹四年爰自西州侵及涇陽明詔不

以臣愚驚急使軍就道幸蒙威靈遂振國命羌戒諸種

大小稽首輒移書營郡以訪誅納誅殺納受多也所省之

費一億以上以為忠臣之義不敢告勞故取以片言自

及微效然比方先事先時敗將也前踐州界先奏孫雋李翕

張稟旋師南征又上郭閔趙喜陳其過惡執據大辟凡

此五臣支黨半國其餘墨綬下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

百餘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父之恥載貲馳車懷糧步

走交構豪門競流謗讟云臣私報諸羌謝其錢貨若臣

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

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宮姬元帝賜單于掖鎮姬庭王嬙為閼氏鎮

烏孫以公主武帝以江都王建女妻烏孫王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

則良臣之才略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義違理乎自

求初以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勅資臣億有旋車完封

寫之權門而名成功立厚加賞封今臣還督本土糾舉

諸郡絕交離親戮辱舊故衆謗陰害固其宜也傳稱鹿

東漢文選 卷之十五
死不擇音左傳謹冒昧略上

其年徵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中常侍徐璜左宦欲
求貨遣賓客就問功狀規不答璜等怒陷以前事遂
以餘寇不絕坐繫廷尉論輸左校諸公及太學生張
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

日食應詔言事

皇甫規

本傳永康元年徵為尚書其夏日食詔公卿
舉賢良方正下問得失規對云云帝不省

天之於王者如君之於臣父之於子也誠以災妖使從
福祥陛下八年之中三斷大獄誅梁冀鄧萬一除內孽
廢鄧后無德而寵日變再誅外臣郡守成而災異猶見殆賢愚進

退有非其理也前太尉陳蕃劉矩忠謀高世廢在里巷

劉祐馮緄古本趙典尹勳正直多怨流放家門李膺王

暢孔翊潔身守禮終無宰相之階至於鈞黨之釁事起

無端鈞也引虐賢傷害哀及無辜今興改善政易於覆手

而群臣杜口鑒畏前害互相瞻顧莫肯正言伏願暫留

聖明容受謇直則前責可弭後福必降

應詔論東羌事宜

段熲

永康元年時西羌弭定而東羌先零等自覆沒馬賢

後數寇擾三輔其後皇甫規張奐招之既降又叛詔

問熲曰先零東羌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疆

東漢文鑑卷之十五
衆不時輯定欲頰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參思術略
頰因上言云云帝許之悉聽如所上

臣伏見先零東羌雖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
許落臣以爲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執窮雖服兵去復動
唯當長矛挾脅白刃加頸耳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居
近塞內路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從橫之執而久亂并
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
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羌竝擅其地
是爲癰疽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以
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

費爲錢五十四億如此則可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
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
億費耗若此今不暫疲人則永寧無期臣庶竭驚劣伏

待節度

後見靈
帝朝

三

ノ

ノ

ノ

道